

唐宋八大家

散文技法

朱世英

郭景春 著

唐宋八大家散文技法

朱世英 郭景春 著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 插页 154 000 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 300

ISBN 7—5354—0216—X

I · 191 定价: 2.35 元

内 容 提 要

韩愈善于变化，于变化中求新奇；柳宗元巧于寄托，寓主观于客观；欧阳修借助联想，扩大时空范围于无限；苏轼胸襟旷达，不时引禅理禅趣入文章……矗立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八座丰碑，各有其来龙去脉的历史成因，各有其“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美学风貌。本书为国内第一本系统全面研究唐宋八大家散文技法的专著，溶评析与欣赏于一炉，既引您进深山寻宝，又导您入大海探骊；于百花品味之余，探八大家散文创作之秘，尤适于广大文学青年、散文习作者阅读，亦可供教学、科研人员参考。

序 言

这本书，试图通过对唐宋八家散文技法的分析，帮助青年作者摸索出新的创作路子来，以提高散文在当今文坛的地位。——当然，这不过是我们的愿望而已。

近些年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文化）被大量介绍、引进我国，这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须的。但就文学创作而言，有一些东西，外国有，中国也有，而且很早以前就运用得很熟练、很成功。请读一读苏轼的散文，他就善于追踪意识的流程。《喜雨亭记》的末尾由雨说到太守，说到天子，说到“造物”，说到太空，最后才回归到亭子上来。文字极简，跨度极大，意之所至，笔墨随之，飘飘忽忽，“蝉脱污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三苏文范》引楼昉语），那功力是很深的。再请仔细品味柳宗元的《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以及《黑说》、《永某氏之鼠》、《哀溺文》等寓言体散文，看看它们的表现手法是否也有“怪诞”因素？创作态度十分严谨的柳宗元尚且如此，何论其他？当然，我们的文化遗产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既不能把含有大量封建毒素的糟粕当成精华，大力揄扬；也不应视我们民族精英的创造性劳动成果为敝屣，予以抛弃。

我们理应欢迎文化引进，因为它有助于建设真正的精神

目 录

序 言 韩 愈

一 强调以文明道，并非重道轻文	4
二 尚奇求新，旨在起衰救弊	7
(一) 突破传统文体的框架	9
(二) 于变化中求新奇	14
(三) 重视文章表现自我的功能	22
三 气势雄健，兼富力感和美感	27
(一) 义正词严，势不可遏	29
(二) 情思如潮，滔滔不绝	30
(三) 辞随意转，酣畅淋漓	31
四 辩以譬而愈明，理因情而益显	34
(一) 议论中有性情在	35
(二) 善辩往往得力于善譬	36
(三) 穿插对话，使议论具有现场性	38
五 点染得体，语约而意丰	39
(一) 画皮画骨，显示特征	40
(二) 含而不露，情意深永	41
(三) 于同中见异而后示异	42

柳宗元

一 就事论理，明辨是非曲直	50
(一) 从事实中探寻规律	50

(二) 借古讽今，以小示大	52
(三) 构思新颖，说理周密	55
(四) 寄情于物，以物示理	57
二 漱涤万物，牢笼百态	60
(一) 给景物烙上特定的时空标志	63
(二) 化静为动，动静相谐	64
(三) 寄情于景，情景相生	66
(四) 眇与奥相结合的审美功能	68
(五) 明方位，写实体，有导游作用	69
三 设事抒情言理，借以警世醒世	71
(一) 以物拟人，寓人生教训于动物故事之中	73
(二) 借题发挥，寓理于事	76
(三) 因事立题，借以抒发自己的情意	78
(四) 以“立大中”为准绳，不放纵自己的情志	80
(五) 由情入理，疏密有致	80
(六) 以谐写庄，以旷达表现沉痛	81

欧阳修

一 剖析深细，情溢乎辞	87
(一) 议论时政，发扬蹈厉，慷慨激昂	89
(二) 举纲以张目，执简以驭繁	90
(三) 寓情于理，情理兼备	91
(四) 因事推理，不沿袭旧说	93
二 叙写结合，简明生动	95
(一) 通过概述画出轮廓，揭示特征	97
(二) 穿插对话，使之变幻多姿	98
(三) 通过对比，充分显示表达对象的个性	99
三 状物写景，多从虚处远处着墨	101
(一) 是风景画，更是风情画	103

(二) 运用联想，扩大时空范围	104
(三) 写物兼写人	105
四 因物命意，情辞婉转	106
(一) 寄情意于物，借题发挥	108
(二) 真实细腻地展示心理活动的过程	110
(三) 借助画面表达难言之情	112

苏 轼

一 论人论事，务实求新	121
(一) 引古证今，识卓见远	122
(二) 缘情推理，做翻案文章	124
(三) 以虚证实，不择手段	126
(四) 由实到虚，以譬代论	127
二 写人写物，重在传神表意	129
(一) 把握特征，显示精神	131
(二) 托物示意，写物即写“我”	132
(三) 驰骋物外，情意纵横	134
(四) 由物及人，寄托深沉的情意	135
三 纵横开合，变幻多姿	137
(一) 一纵一收，文势如潮	138
(二) 庄谐杂作，情趣横生	139
(三) 随手拈来，如实展示	141
四 或兴或比，或赋或议，无拘无束	143
(一) 触物兴感，寄托遥深	144
(二) 叙论结合，翻出新意	146
(三) 对比烘托，使之相映生辉	148

曾巩 王安石

一 简严静重的曾巩散文	151
(一) 缘事推理，长于概括	153

(二) 舒缓回旋，意在“适变”	156
(三) 能体物之妙，尽态传神	160
(四) 条分缕析，要言不烦	164
二 峭折精悍的王安石散文	167
(一) 缘物抒情，融情于理	168
(二) 峭直刚劲，却又跌宕多姿	170
(三) 曲折随意，简约深宏	176
(四) 概括精当，剖析深细	179
苏洵 苏辙	
一 博辩宏伟的苏洵散文	189
(一) 引古论今，借题发挥	190
(二) 宛曲周折，驰纵自如	194
(三) 以纲统目，使文章内容条理化、网络化	198
(四) 据实立论，不为成见所囿	202
(五) 寄托巧妙，意味深永	204
(六) 随手点染，情景毕现	207
二 汪洋淡泊的苏辙散文	209
(一) 论事精确，修辞简严	211
(二) 揣测心理，言其所宜	216
(三) 精于概括，富有哲理	222
(四) 变化多姿，文势汪洋	225

韓 愈

韩愈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功勋卓著的散文大师。他倡导的古文运动，实际是一场散文化运动。他以自己成功的创作实践影响社会，力矫流传已久的浮靡文风。他聪颖好学，努力继承和发展我国古代优秀的散文传统。从孟轲那里学会了雄辩，从司马迁那里学会了提炼铺陈，从屈原、宋玉那里学会了排比夸张……对韵文的一味堆砌词藻，他是深恶痛绝的，却并不无视其中包含着的形式美和音韵美。他的作品就有韵散结合的例子，给人以丰富的美感享受。从继承的角度看，他是一位集大成的散文作家，而从革新的角度看，他又是唐代文坛起衰救弊的旗手和骁将。自他而后的唐宋散文大家几乎都受到他的影响，其中欧阳修、王安石和曾巩对他更是顶礼膜拜。后来的散文家大多视韩文为典范，桐城派的尊韩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可见韩愈在我国散文史上的地位十分突出。

韩愈留传下来的散文作品三百余篇，约有四分之一至今仍闪耀着思想和艺术的光芒。其中的议论文如《原毁》、《师说》、《进学解》等，气势磅礴而又剖析深细；记叙文如《圬者王承福传》、《蓝田县丞厅壁记》、《送区册序》等，无论采取写实手法或是浪漫笔调，都能寓理于事，执简驭繁；抒情文如《与孟东野书》、《送李愿归盘谷序》、《祭十二郎文》等，或“往复自道”，或借物抒怀，情辞宛转，感喟百端。总之，韩愈的散文各体兼长，手法灵活多样。我们必须仔细揣摩，把握其规律，以指导自己的写作实践。下面，就我们的粗浅理解，谈谈韩愈散文在写作技法上的特色。

一 强调以文明道，并非重道轻文

文以明道，是韩愈的一贯主张。在《争臣论》里，他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当了官，就行道，不当官就明道。行道以权，明道以文，方式尽管不同，目的只有一个：使“道”得以发扬光大，成为改造社会的强大动力。在《题(欧阳生)哀辞后》里，他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道者也。”表明他所致力宣扬的是古道，即禹汤文武周公的“道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这些早就记载于书本之中，又为人们所反复称道，实在没有多少活力。即使象韩愈本人所声言的那样：“师其道，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用鲜活优美的语言去表达它，也不过徒有形式而已。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把韩愈的作品奉为圭臬，那原因决不仅仅在于形式的新奇美妙，因为形式和内容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我们要分析判断韩愈散文的表达方式，势必要对其表达对象亦即作品的内容进行必要的探讨，看看他所说的“道”是否全然属“古”，没有任何新的东西。

韩愈的文章，前期和后期的，这篇和那篇，往往有相互牴牾的地方。比如《上宰相书》说他“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与孟尚书书》称颂孟子排斥杨墨“功不在禹下”。《争臣论》却把墨子与孔子相提并论：“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传道布德至于废寝忘餐，怎不令人敬佩！《读墨子》则更进一步，公然为墨家辩护：“儒讥墨以上(尚)同、兼爱、上(尚)贤、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

夫，《春秋》讥专臣，不上（尚）同哉？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称，不上（尚）贤哉？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则受福’。不明鬼哉？”对于佛老，尽管多所贬斥，有时也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称许的心意，如佛徒大颠和道士轩辕弥明都以离弃尘俗出类拔萃的形象出现在他的笔下（见《与孟尚书书》、《石鼎联句诗序》），至于《柳州罗池庙碑》和《鳄鱼文》简直就是在张扬神怪，根本不把“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话放在心上。这种种矛盾着的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司马光的一段话对我们很有启发，他说：“世称韩文公不喜佛，尝排之。予观其与孟尚书论大颠云：能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乃知公于书无所不观，盖尝遍观佛书，取其精辟，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为事物侵乱为学佛者所先耶？”^①广闻博览，去芜存精，正是韩愈的长处，也是他在散文创作上能取得崇高成就的主要原因。

韩愈一直声称笃信儒道，但一接触到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他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儒家经典中的某些教条加以补充或修正，赋予它们以新的实用的内容。例如他对“道”的解释就具有独创性，并非完全因袭旧说。《原道》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显然，“行而宜之”是道的核心，它指的是行为，是实践。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合乎空间和时间的现实需要”^②也就合乎道；《题（欧阳生）哀辞后》则申明：“古之道不苟毁誉于人。”朱熹注释说：“誉者，扬人之善

① 《韩昌黎集》朱熹注语引《书心经后》。

② 《韩愈文选》童第德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而过其实；毁者，称人之恶而损其真。”褒贬从实际出发，就是履道的表现。这样的“道”人人都能够理解，因为它已拭去原先的神秘色彩和儒门的标记，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与“真理”、“正义”等词的含义已经没有什么大的不同。

“行而宜之”、“不苟毁誉”是韩愈奉行的做人准则，也是他行动的指南。这种求实的精神突出地表现在“辞事相称”的写作理论上。他强调：一、文章的内容必须完全符合生活的实际；二、形式和内容要谐调一致。他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这是生活给予人的启示，并且进一步指出没有完美的形式就不成其为文章。由此可见，他对于文章的表现形式非常重视。形式是否适宜，直接影响表达效果，关于这一点，他在《上张仆射第二书》里说得最为明白生动，他写这封信目的是劝张建封不要再击毬，而在这之前，已经有不少人作过同样的尝试，但都失败了。韩愈知难而进，凭借的不只是勇气，尤其是他的构思方式和表达技巧，他懂得只有想常人所不曾想，言常人所不曾言，谋虑深远，击中要害，才有可能说服对方，取得预期的效果。正如他在信中所写的：“以击毬事諫执事者多矣。諫者不休，执事不止，此非为其乐不可舍，其諫不足听故哉！諫不足听者，辞不足感心也；乐不可舍者，患不能切身也。”他谈无节制地击毬对人体造成的伤害，避开“有危墮之忧”一类常人劝说的话，而别出心裁，从马落想，从马落笔，说马不可驱逐过度，否则就要伤残，以至于不复能用。凡爱击毬的人都爱自己的马，这样就说到了节骨眼上。对方听了，觉得“于我心有戚戚焉”，思想上的防线无形中撤除了。于是进而由马及人，作合理合情的推论，其间运用了“牵引相比”的手法，只是比喻物与主体十分切近，此作前提，彼

为结论，具有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韩愈重视文章的表达效果，突出地表现在一个“明”字上。他说：“著绝艺者，积功而成；穷物理者，因心而明。”（《目无全牛赋》）就写作文来说，“明”是充分表达的意思。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深探而力取之”，于书本，于生活，涉猎广而探究深。韩愈以此自律，在困厄悲愁中，仍孜孜不倦地学习、思考。“穷究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上兵部李侍郎书》）文章是奋发的结果，花大气力写出来的，根底厚实，自然不会流于一般。“穷究”云云，说明他书读得多，读得细，蓄积丰富，故能博采众家之长，象庄子的精深壮阔，孟子的雄奇排宕，史迁的劲秀涓洁，屈宋的华丽浓郁，都一一被他所吸收，化作自己的东西。“砻磨乎事业”，指在生活中不停地求索。韩愈出身贫寒，后来又受到政治迫害，两次远谪岭南。在迁徙过程中，扩大了视野，并且隐约窥见某些社会症结之所在，引起积极而又痛苦的思考，这就不断为写作提供了新的题材和新的思想。韩愈的不少文章所以显得光彩照人，永不衰退，主要由于形式和内容谐调一致，言之有物，言之有理，意境高远，逻辑严密，文势奔涌如潮，兼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二 尚奇求新，旨在起衰救弊

韩愈以前的唐代文坛衰弊不堪，值得传诵的作品寥寥无几，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魏晋以来“绣绘雕琢”的文风一直没有受到强有力的抵制和批判。人们习惯于用沿袭下来的僵死形式，包裹空洞、虚伪、含混的内容，使正常的审

美观和思维方式扭曲变形，从而对社会风气产生不良的影响。面对这种情况，韩愈大力提倡古文运动，打着“师古”的旗帜针砭时弊，并且以自己成功的创作实践为散文的振兴开拓道路。他的成功秘诀不在于“师古”，而在于尚奇求新，用新奇的形式反映自己特有的思想认识和某种带有普遍性、根本性的社会问题。这样就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因为人们对于千篇一律的文章现象早就感到腻烦。“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①大家平时接触的多是这类不关痛痒、了无生气的文字，一旦读到韩愈那些针砭时弊、抒发真情实感而又闪烁着艺术光彩的作品，必然会产生新奇美妙、悦目爽心的感受。而韩愈要改变文坛绮靡浮荡、蹈袭成风的沉闷状况，也一定要“横驾别驱”，走出一条惊世骇俗的路子来。他的标榜“师古”，出发点似乎有两个：第一，先王之道和儒家经典当时仍被视为神圣，例如韩愈的好友裴度批评他“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所用的武器就是圣贤之文。他说：“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国理天下，一日失之，败乱至矣。”（《寄李翱书》）裴度几度出将入相，是位大人物，他的话很有代表性。韩愈要推行革新的主张，抵御保守派的攻击，势必也要借用这一法宝。当然，韩愈这样做，并非完全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他本人就是儒家道统坚定的维护者，只是由于讲求实效、才有勇气摆脱某些陈腐教条的约束。第二，他提倡“师古”为的是用古，以古代的药方来治疗当今社会的痼疾。“惟古之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至今用一律。”（《南阳樊绍述墓

① 《隋书·李谔传》。

志铭》)一个“惟”字，说明情况十分严重，因袭之风不仅延续的时间长，而且流播的面积广，大大妨碍了作者创造力的发挥。要彻底改变文坛这种单调沉闷的状况，最好的办法是向古人学习，“辞必己出”，坚持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感受，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就有可能新奇美妙，因为它从头到尾，从表到里都烙有作者个性的印记，是真正的“这一个”。所以说，韩愈“师古”也好，“尚奇”也好，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起衰救弊，振兴文坛。以下从三个方面谈谈韩愈散文尚奇求新的特色。

(一) 突破传统文体的框架

任何文体的产生都是适应表达的需要，但时间一久，形式逐渐凝固，反而成了表达的障碍。兴起于六朝，与当时统治阶级空虚糜烂的生活相表里，骈文也曾有过自己的适应史。后来几经改朝换代，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就丧失了适应性，成为浮艳而刻板的模式。只能用来制作千篇一律、毫无生气的“摆设”，以供有闲者摩挲把玩。韩愈对这种病态的文章现象极为不满，他倡导“古文运动”，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推倒骈文偶体双行的框架，拆碎这文章领域里的“七宝楼台”，使文体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韩愈在革新文体方面作出的贡献不只表现在以“散”代“骈”上。他的求实精神和创造天才使得他不愿做一个墨守成规的人。“恃其绝足，往往奔放”，裴度批评他的话，倒是准确地反映了他那不受羁束的创作个性。骈俪文体限制不了他，其它文章样式也不能使它俯首就范。他跟别人谈写作，总是强调要求“是”，说他：“不师今，不师古，唯师是尔”，又说文“无难易，惟其是尔——如是而已”(《答刘正夫书》)。这里